

翠袖乾坤

文潔華

寫與自由

劉國輝

看同事劉澤光正舉行的書法展，立時被他的小楷書作吸引，且惹起了一個人的回憶。

我也曾在短短一個星期裡抄寫二十六萬字，那是因為身在美國，需要請人中文輸入，以趕交論文。潦草的論文稿看來太不像樣，自己生怕別人看不準，便一口氣把它重抄一遍，連連香港。還記得抄寫的日子冰天雪地，芝加哥房子暖氣不足，房東常常把暖氣調低，但生活愈孤苦意志愈強，只是我沒有羅琳太太的才智，創作出哈利波特來，不過在拚命的抄抄。

港台升呢亞視爭氣

饒龍

新年伊始，還是善頌善禱，說些正面及稱讚的好。第一，新城晚間節目主持人顏聯武，昨晚在節目中當面台灣校園民歌《歸人沙城》，此曲當年很有名，獲獎無數，登時精神一振。及後更選播同一大碟內的《微風往事》，此曲雖不及前者名氣大，但旋律優美，歌詞難聽，當年也大受歡迎。是台北市內「潮人」必選，深宵聽此兩曲，勾起不少回憶，兼有甜夢。謹多謝饒龍曲品味。

因而明白劉國輝的心情。儒家相信氣質讀書的表現相連，從前書寫如小楷大小的文字，曾被阻止及批評，說這種書法不夠大方且小器；但奔放的行草並非每個人都寫得好，藝術源於充餘與自由，管束適可而止，偶然也要放任一下。

第二，對於前划艇運動員陳學殷索富商罪成被判入獄一事，有很多評論是盡量避免談及，也有輕描淡寫的。獨是李純恩很早便力斥為陳學殷求情的校長及划艇教練：一指那校長說陳是張白紙，其實每個小學生原本都是張白紙，但經過他教育多年，卻仍是白紙，寫「勒索信」一文句不通，表達能力又有何。二指教練說陳純真得真，其實是思想幼稚，沒想到這樣「寫信求富商幫助」會涉罪。筆者無意在人家傷口上撒鹽，只是看到李純恩的狠辣批評，大膽提出根本問題所在，好過諸多掩飾，且在人云亦云的評論中，算是難得。另一方面，陳學殷經過此番歷練，必將大徹大悟，盼其仍有美好前途。

肉食的夢與劫

葉輝

粗鹽和醃菜其實也是民間烹調的智慧，如江南正菜為味道較寡淡的魚肉添味，醃菜我便想起舊時的食經，從陳榮到特級校對(陳夢因)，都是將乏味的食物(包括吃剩的菜)做到最美味。比如將梅菜切成極細幼的絲，並用粗鹽醃過的五花腩切成薄薄很薄的，炒好了，用來燻飯，真是人間美味。是這樣的，中國古代有一句佛經，叫「身上不二，韓農抗爭就用了「身上不二，土地與我們的身體之所以「不二，正是說在那裡吃，在那裡種地，又在那裡排泄，此所以才懂得尊重食物，那怕人與食物都經歷了七七八九。

早，原始森林出現了小片森林和草原，他們於是開始形成全新的飲食習性，漸漸變成了肉食動物。在「適者生存」的環境裡，他們如果不是吃掉動物，就是被動物吃掉。

保羅羅拔士在《糧食末日》一書討論肉食的困境時就有此：「現代食品經濟竟然反常地回到了起點。肉類競爭階段。」他在這裡說的「起點」，是指遠古時代，是這樣的，人類的祖先先是南方古猿，他們本來是吃野生植物的，可在三百萬年前到二百四十萬年前之間的六十萬年時間裡，非洲氣候開始變涼，環境變得乾

直立人吃野果、塊莖、動物的卵、蟲子以及一切可找到的食物。但他們所食用的那些動物的肌肉、脂肪和大腦及內臟這樣的軟組織，在那時可以佔其總熱量的三分之一。這就是人類適應環境的結果，所有動物都會選擇費力最少、獲取熱量最多的攝食手段——人類祖先捕食動物，是補充熱量最簡單的方式。

掌勺記

高德蓉

移 民來美國的第二年(1992年)來美國已有十年的外甥問我：「如果我買一家小快餐店，由你來經營，怎麼樣？」行！憑我入廚二十多年，半吊子英文，經營一家小快餐店應該沒什麼問題。前怕狼後怕虎的，什麼事兒也做不成。精明的外甥對我有這麼大的信心應該不是沒根據的。於是我們買了一家離舊金山市政府不遠的快餐店，前店主是台灣女人，出讓生意的理由是兒女都自立了，老太太要享幾年清福

了。就這麼着，我就由家庭主婦變成一個快餐店的掌勺人。餐館不大，只可以放四五個餐桌。早餐賣咖啡、茶、汽水、果汁以及甜甜圈。中午賣各種三文治、沙拉和每日不同的一個午餐及附送一個湯。營業時間是星期一至星期五，早上七點半到下午三點，公眾假期不開門。我六點鐘就要離開家去麵包批發店買做三文治的新鮮出爐麵包，去超市買新鮮的甜甜圈，七點開始準備咖啡，將甜甜圈放進玻璃櫃。七點半正式「接客」。下午做完清潔工作也已經四點多了。周末還要去大賣場買一星期的肉類、蔬菜及一次性餐具等。非常繁忙。我主廚，但生性馬虎不善計算，所以我請了我的好朋友，精明冷靜的索菲雅來幫忙。她八點半上班，負責做三文治、沙拉及收銀和結賬。我們互補有無，她的加入給我壯了膽。

在前店主培訓兩個星期後，我和索菲雅戰戰兢兢地正式接過生意。首先，我請兒子為我將收音機換上小喇叭，收聽古典音樂，古典音樂讓我寧靜愉快。

開門後，我一邊賣早餐一邊準備午餐。老外的菜離不開洋葱，每天一大早最少要切七八個洋葱，切得我一把鼻涕一把淚。有道是「男兒有淚不輕彈，讓我狗兒繼續加地加一句：「只是未到切葱時」。

剛開始有些手忙腳亂，本身就是十五道菜，包括七章八

素。後來發現只要按步驟一樣一樣來，有了秩序就上了軌道，上了軌道就輕輕就熟了。我可以一邊跟着收音機的音樂哼呀，一邊幹活兒了。

根據前任老闆娘的指導，從星期一的雞絲洋蔥炒麵酸辣湯、星期二的西蘭花洋葱炒牛肉搭米飯雜菜湯、星期三的洋葱雞蛋加火腿丁的(非)揚州炒飯番茄雞蛋湯、星期四的蘿蔔洋蔥土豆紅燒牛肉搭米飯(或麵條)蛋花湯，直到星期五的意大利麵周打魚湯。那時候的日子過得特別快，從雞絲炒麵一轉眼就是意大利麵了。我不記得是星期幾，只記得今天是紅燒牛肉。我的加了五香八角的中式紅燒牛肉和根據傳統食譜做的純粹肉丸意大利麵最受歡迎，有幾位客人往往在上班前過來，提前訂購兩三份，好帶回家給家人吃。當地電視台的新聞主持人也是這樣的客戶。

前老闆娘告訴我們，如果我們能記得客人的名字，見面時打個招呼，客人會很高興，當然會常來捧場。這對我來說不是容易的事。有位女客告訴我她的名字是露西雅，我想這個名字容易記，誰不會唱那支歌「桑塔露西雅」？第二次，她一進門，我就熱情地跟她打招呼：「哈羅，桑塔」。她回頭看看，後邊沒人，知道我認錯名，我們互相尷尬一笑。

我跟索菲雅忙中作樂，別看我不記得他們的名字，我們私底下卻給幾位客人起了永遠不會認錯的外號。那位老是板着面孔、戴眼鏡，神態好像我兒子的小學校長一樣的中年女人的外號叫「校長」；那位老是皺着眉頭，面容讓人替他難過的男人叫「苦瓜」；那位穿低胸衫的性感女人叫「瑪麗蓮夢露」；非常魁梧英俊的男人叫「超人」。我們還在眾多男客中挑選了一個英俊瀟灑、溫和的、每天還在買三文治的男客為「夢中情人」，遺憾的是在同性戀大遊行的前一天，他一隻耳朵戴着銅釘耳環來買午餐，我們才發現他竟然是個同性戀者，真可惜！

跟我們的夢中人沒有發生羅曼史，倒是有位過路客將車停在門口進來買咖啡時竟對我「一見鍾情」。此白人大概四十歲左右，外表不錯。

我這個人是廣東話說的那種「一落(開水一燙)就熟」的人，況且相聲大師侯寶林的相聲裡說過「買賣買賣，和氣生財」，所以我對客人很和藹可親。此人邊喝咖啡吃甜甜圈邊跟我有一搭沒一搭的聊天兒。他大概看見我的左手無名指上沒有婚戒，可能是單身，第二天，第三天又來了。這天，他帶着一束鬱金香來

我店，他對我說：「下班之後可以請你去吃飯嗎？」早知道老外對國人的年齡，尤其是女人的年齡看不清，這小子也太有眼無珠了。我當然拒絕了。心裡卻竊喜：五十二高齡居然還有吸引力！我故意沒告訴他我結婚了，但我老實告訴他，我的真實年齡，他說：「我不在乎。」最後我才告訴他，我不是單身。後來他就沒來了，我和索菲雅還是有點兒覺得「失落」呢。

就這麼忙碌而愉快地工作了兩年後，美國經濟不景氣，生意受到影響，就在外甥考慮出售小店時，一個星期五的早上剛開門，一個黑人青年進來要買咖啡，當我轉臉將咖啡遞給他時，他已經拿着一把銀色小槍對準我的頭。他恐嚇我，拿出所有的現金，否則「殺了你後」。還加了一句：「我不是在開玩笑！」事後想起來很後悔，可是當時我卻很鎮定，將收銀機打開，讓他把現金拿走。早上剛開門，收銀機裡的錢不多，只是一些找換的零錢，他不滿足，喝令我拿出手袋，迅速地將手袋裡的錢包拿出來才急跑出去。五分鐘也就五分鐘。這天合該他走運，我們倒霉，這五分鐘竟然沒人進來。通常第一個客人是用廣東話要貧嘴，說「你好靚、我中意你」的尼森，今天他卻沒來。還有，我的錢包裡有二百多現金是準備下班後去大賣場買東西的，這回全被這混蛋一鍋端了。

混蛋腳走，我後腳報了警，警察問我：「他長得什麼樣？」什麼樣？在我眼裡，黑人青年都長得一個樣。好玩兒的是，一會兒，有個人打電話來說：「我是警察。你是個好女人，以後不會再發生這樣的事。請你告訴我我的銀行提款卡的號碼以幫助我們的調查。」我糊塗一世聰明一時，沒上這個圈套。

就這樣，外甥決定將小店出售。我一輩子的第一份工作就這樣告終了。

我們有沒有給外甥賺點錢，我真的不清楚。即便有得賺，也只是小錢。我除了掙了點兒工資，更大的收穫是我半吊子英文和年過半百，從來沒有進過職場的家庭主婦，新移民，竟然如此勇敢地接受這個考驗我的英文和工作能力的工作，而且做得很好，我知道一個道理：不要低估自己的能力，沒有克服不了的困難。憑着這兩年的磨練，很快，我就找到了第二份工作，是在猶太人開的軍用品商店「NAVY AND ARMY STORE」做售貨員，一做就做了八年，直到老闆退休關門。在這個店裡又遇到很多有趣的人和事，以後有機會再談。

產權問題可放心 一個打盡 楊振耀

有關房地產使用期滿將如何處理的問題，因上海市某些地段供地條款加上的「一出一讓」人收回並補償相應「殘餘價值」引發熱烈討論。春假期間大眾都趁機休養生息，料短期內事情不會有大發展。個人相信情況當不會如一般估計的負面。

民眾都提出《物權法》明文規定使用期滿可以續期，新加的一句會否違反了《物權法》，或會給條文定了新的方向。對某些供地條款的使用權施加一些新的限制，是針對個別使用權的附加條件；把它看成獨立契約時，它當不可能影響到其它契約中任何第三人的利益。何況契約本身並非法律，即使是法律它本身亦不可能具有追溯性，否則任何契約必定長期處於一個不穩定的狀態，沒人願意履行亦沒法去執行。

購置房產在內地還是新生事物，很多人把土地使用權直接與興建住房，發展並出售物業掛鉤。那只是狹義的想法，實則還可能是其它諸如運動、商業、休閒、展覽、儲存、遊樂等不同的使用方式。可以被理解為在未有長遠規劃以前，以相對七十或五十年並可以續期的使用權來說，以一個較短期而期滿可以收回使用權的方式出讓。

以商業角度看，附加了這相對不穩定的條件，自然就會排除了有與進行較長遠使用權的用途來選擇；一些自覺即使用相對短期使用權，也可以有效利用這幅土地的人才會來參加競逐。最終必然在使用權代價的高低上，充分反映短期使用權的土地正確價值。

個人相信掌握者完全明白房地產是民眾最關心且敏感的議題，一個處理不好，必然會引起軒然大波，才不會與自己過不去。

保不落空 杜亦 有道 阿杜

李純恩在他報專欄寫「重慶多美女，可是他帶攝影隊專往重慶尋美女」如多年前在下風聞「蘇州多美女」一樣，專程赴蘇州，在該市最旺人流之中央大街「十梓街」駐站三天，除了遇到連串胖臉肥婆之外，西施型的窈窕美人半個也見不着，憤而題字曰：「人道蘇州多美女，原來皆是肥婆。」果真是耳聞不如目見，直接目睹才是真的。

早年航海，老海員介紹亞洲有三大美人高，分別是泰國清邁、印尼棉蘭和馬來亞之怡保。後來馬來所經，各地地方都去過，果然名不虛傳。時至今日，各地交通已頻密，如泰國清邁不少港人旅遊皆到過，回來眾口皆稱果然清邁美女特多，膚色白滑有異於一般泰國婦女，腰細腿長，婀娜多姿佔數甚多，而盛傳中國雲南區出最美女性之「水擺夷」一族，便即是泰國人清邁一族，所以叫「傣族」，可見此族人之美，是有國際傳統「傣族」，可見此族人之美，是有國際傳統

者。此一亞洲三大美人窩，阿杜有幸皆曾駐足，真是各有千秋。印尼棉蘭女子，幸者皆華裔混血者多，面容肌膚白皙細滑，最要命的是多數阿氣如蘭，街上女小販和你對話都上身體自然接近甜笑而言，鶯聲燕語，男性真是自動迷醉不能自己。上世紀七十年代港島自來水廠新海山樓一帶，聚居了不少印尼華僑，在「威風山」其中有一堆中靚仔常在咖啡大牌檯小飲敘敘鄉情，常見十個八個女子皆面容秀麗，身形修長，街坊謂「這幫人是棉蘭妹」，在下遂常多加留意，可惜後來此小幫眾自動散局了。

至於馬來亞之怡保，更是名實相副之美女地，馬來西亞小姐冠軍人馬多出自此市，如楊紫瓊、孫佳君、張慧儀及近日在「J2」大紅之楊秀惠皆出自怡保，香港朋友今日若往怡保旅遊，隨時可有艷遇，不會像昔日阿杜蘇州訪美和今日李純恩重慶尋美人般中空寶賤然而返了。

阿培三部曲

記憶後書 鄭政恆

從一月到三月，香港電影資料館每月放映「阿培三部曲」的修復版拷貝，令人十分期待。「阿培三部曲」(Ann Trilogy, 1953-1959)是印度電影大師薩耶斯雷(Satyajit Ray)的代表作，包括《大路之歌》、《大河之歌》、《打不倒的三人》(另一譯名是《小路之歌》、《大河之歌》、《阿培的世界》)。這三部曲作為世界電影經典的位置固若金湯，其中第一部《大路之歌》尤其卓越。

《大路之歌》中的阿培原是生長於貧苦家庭的小孩子，他的父親希望當作家，現實上卻是人浮於世，遊走各地謀求生計，母親面對丈夫失業，收入不穩，只能典當和借錢過日子。阿培的家裡雖然窮，但他對新事物滿有興趣，火車作為現代化的象徵，起初只見其聲不見狀，直到有一天他和姊姊嘉嘉終於在田野上看到了。而不久，老伯母作為舊世界的象徵，倏然去世，「阿培三部曲」的死亡主題於焉開始。

《大路之歌》中最有名的就是雨中玩樂一段，薩耶斯雷拍得得意盎然，拉雜香卡(Rainy Sunday)的音樂也功不可沒。這一段落充滿愉快生趣，自然生機瀟瀟，水蠅跳躍，昆蟲追逐，猶如一場好夢。偶而下雨，人與狗一同到樹下暫避，阿培的姊姊嘉嘉在大雨下跳舞，終於生病，最終帶向死亡。浮生若夢，為歡幾何，生與死的轉折在此表達得太好了。

《大路之歌》的結尾是父親歸來，卻是太遲，女兒早逝，只有放聲一哭。從此，他決定一家人離開祖屋，重新上路。但薩耶斯雷留下了一個小小的尾巴，這也是我很喜歡的小段落，最終觀眾知道姊姊嘉嘉曾經偷過別人的東西，然而人的對與錯，不過是死水微瀾，最終一切都歸於平靜和空寂。



《大路之歌》劇照。網上圖片